

刷脸才能玩游戏? 我们需要“细节控”

玉渊杂谭 杨仑

强制刷脸+联网公安平台进行身份认证,最近一段时间,腾讯为旗下知名游戏《王者荣耀》的登录推出了“组合拳”,目的就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防止其沉迷其中。

化输出,应予以大力扶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游戏容易导致自控能力较差的未成年人玩物丧志,应加以严格管控。

韩国曾经也是游戏输出大国,由Webzen、NEXON等公司开发的网络游戏,一度占据了大街小巷网吧里的每台电脑。

政策性的宏观调控固然必不可少,整个行业也正应借机自省。要想重新提振游戏产业的口碑,摆脱导致青少年沉迷的骂名,除了家庭和教育的发力外,游戏产业自身也要抓住新技术普及应用的良机,从细节上做好管控。



嗨!你见过“便形鸟”吗

字里行间

马爱平

“那天,我正准备赶火车到上海看莫奈特展,突然被院子里从天而降的鸟粪砸中,黑色呢子大衣沾上了扎眼的白色。对着这片白,我惊喜地发现——这鸟粪分明是一只大头小鸟。我取出速写本开始描摹、上色,一只栩栩如生的‘便形鸟’就这样‘出生’了。”

2014年之后,朱赢椿开始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寻找“便形鸟”的踪迹,不停地画。游览异国他乡,相比进艺术馆看展览,他开始对广场上的鸟儿掠过时留下的各式各样的粪便更有兴趣。至今,已经画了300多只。《便形鸟》一书便由此而来。

在别人避之不及的鸟粪上“做文章”,以此为原型创造出千奇百怪、形态各异的“便形鸟”,还为之“立传”。这是为什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最平常的,甚至是丑陋的事物,却启发了自己去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这让我的内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享受到非凡的乐趣。”朱赢椿在《便形鸟》的后记中写道。

2016年底,朱赢椿在南京师范大学里画一只“便形鸟”,有个小男孩看到他本子上的怪鸟觉得很兴奋,问了他很多问题,朱赢椿便即兴编了些故事给他听。后来孩子的妈妈也凑了过来,满脸不可置信。走之前,小男孩问朱赢椿,第二天能不能带他一起去观察鸟,并仰头望着妈妈征求意见。“哪有时间去找怪鸟?怪鸟都是骗人的。”妈妈没有答应,只是催促他

赶紧回去做作业,做完作业还要学钢琴。小男孩很失望,几步一回头,看着他。

“毕加索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是如何在长大后仍保有这份天赋。小男孩的目光让我决心把自己画的‘便形鸟’集成册,因为我希望更多的大人能够看到这本书,抽些时间陪孩子一同去寻找‘便形鸟’,保护好一颗颗珍贵而不昂贵的好奇心。”朱赢椿说。

这让朱赢椿决心营构一个“便形鸟”的世界。他的《便形鸟》由三部分构成,在“图谱”部分,每一只鸟会对应一个颇有生趣的名字和一段煞有介事的习性介绍,比如:单尾双翅三足,颈后有火喷出,烈焰熊熊。常于午夜出现,所到之处亮如白昼;“揭秘”部分罗列“便形鸟”原型的拍摄、写生现场;“影像”部分则是将绘制成形的“便形鸟”再还原到它的发现地。在给“便形鸟”上色和命名的时候,还特意做了仿古的艺术化处理,取法于《山海经》的写作风格,希望看起来有点距离感和时间感,让人感觉这是古代的东西。

也有人不能理解。在做一次《便形鸟》的交流活动时,有家长在微信平台留言质问朱赢椿:能不能有点尺度,这个适合给小朋友看吗?“便形鸟”很丑、很可怕,不适合孩子。这让朱赢椿非常担心,但当他把“便形鸟”复活成了实物,却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给“便形鸟”画了很多画,写了很多信。

在朱赢椿看来,大人总是以自己对于美的标准去要求小孩子,给他们看小鸭子、大白兔和小绵羊。但其实小孩子更喜欢怪的、神奇的东西。不要只是一味给他们灌输美、温柔、友善,孩子的天性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快乐,他们会关注生活中不常见的东西。

“当我换个角度去看鸟粪时,心中充满了期待而非厌恶,因为背后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等待我去发现、去描绘。”朱赢椿说。每个人的好奇心,都藏着一个科学家。这些珍贵的敏感与探索,带我们遇见——生命被重新定义,材料寿命在延长,歌声植根于黄土,自然又重返热闹……

摄手作

踏清秋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张实义摄

扇舞金黄,银杏越千年

物种笔记

阿蒙

冬天就要来了,可天气却并没有开始寒冷,树叶还未落尽,虫儿也还未完全绝迹。安静的初冬阳光染满了浓浓的明黄,好像是秋送行。

是的,是银杏树。马上立冬的风将不再柔软,一夜的冷风会扫去树上的色彩,把所有生命的故事都封存起来,等待新的一年再次开启。而银杏恰是此年故事最后的歌声,待到那独特的扇形叶子褪去,只剩下满树橙黄的果实,便开始安稳地睡去了。

很多人喜欢银杏的果实,尽管成熟的银杏果会有浓烈的臭味,但是人们会小心地搜集,然后剥掉臭臭的种皮,留下白玉似的种子,这便是白果。老北京人都熟悉,百无聊赖的冬天,在炭火上烤些白果,烤到种皮出现炭黄,挑出来剥去外壳,金黄的种仁

软糯冒着热气,热乎乎的有些烫嘴,却十分入口。白果的味道有些苦,但这样的苦味却极配合冬天的冷,仿佛敲打了一下我们的味觉——不能这样腻歪着了。

银杏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植物,它的祖先最早出现在古生代的石炭纪,即距今3亿年左右。在石炭纪陆生植物大繁荣的时代,银杏的祖先已经演化出和现代银杏非常接近的形态了。二叠纪大灭绝之后,曾经在石炭纪繁荣的蕨类木贼类大量灭绝,让银杏这种具有种子的裸子植物获得大发展,在整个中生代,银杏家族也是“人丁兴旺”。然而白垩纪后期的大灭绝,让众多动植物物种走到了尽头,曾经和银杏一起繁荣的恐龙就在这次大灭绝中成为了化石。大多数的银杏类植物也成了石头上的标本,只有少数银杏类植物依然存活。新生代的气候变化巨大,漫长的冰期让众多裸子植物败在了冰川之下,银杏也难逃厄运,最后残存的拟银杏也从地球上消失了。欧洲人从发掘的化石中认识了

银杏和它曾经的家族,却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这种长着奇特扇形叶子的远古植物,依然在延续。

在中国,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了银杏,人们喜欢银杏的长寿,便把它移植在庙宇中。在南北朝之前,古籍中几乎没有提及银杏,仅在汉画像石上有些类似扇形叶片的树的形象。隋代开始,银杏的记载渐渐多起来。古人称银杏作“枏”,到了唐代,银杏逐渐成为庙宇中常栽植树,它的超具有种子的裸子植物获得大发展,在整个中生代,银杏家族也是“人丁兴旺”。然而白垩纪后期的大灭绝,让众多动植物物种走到了尽头,曾经和银杏一起繁荣的恐龙就在这次大灭绝中成为了化石。大多数的银杏类植物也成了石头上的标本,只有少数银杏类植物依然存活。新生代的气候变化巨大,漫长的冰期让众多裸子植物败在了冰川之下,银杏也难逃厄运,最后残存的拟银杏也从地球上消失了。欧洲人从发掘的化石中认识了

银杏的适应能力异常强健,耐低温耐干旱耐贫瘠,甚至在极端环境下也能得以

存活。但银杏传播种子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因为银杏树形巨大寿命也很长,掉落在母株附近的种子发芽之后没有办法熬过“长寿母亲”的树荫,只能枯萎。而除了人类,又少有其他动物会吃银杏的果实。这是因为银杏的外种皮不但黏稠,还具有较强的酸性和毒性,皮肤过多地接触还会引起过敏和腐蚀。于是,银杏的果实自然掉落常常只会原地腐烂,直到坚硬的种子裸露之后才会有鸟兽触碰。也正因此,自然中的野生银杏数量稀少且年事已高。

可再坚强的生命总有走到终点的一刻,只有种子才能延续一个种族的生命。倘若银杏没有遇到人类,恐怕这些残存的野生银杏也将被遗忘于岁月而灭绝。一线生机出现在人的身上,这种原本与银杏毫无交集的生物,发现了即将灭绝的银杏。人们喜爱银杏的种子也喜欢它在秋天终了之后的一树金黄,于是银杏重新繁盛起来,跟着人类的脚步遍布世界……

卢芹斋的两面人生

桂下漫笔

胡一峰

近日媒体报道,一件疑似乾隆皇帝大祀时所穿的龙袍出现在英国宝岛拍卖行网站上,标价高达15万英镑,约合133.8万人民币。辛亥革命之后,确实曾出现过大批皇官文物流散的情况。龙袍的原持有者英国军官奥夫利·肖尔就是于1912年在北京购得了这件龙袍,卖家是谁已无法查考。

这些年,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一直牵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而谈及文物流失,大古董商卢芹斋也就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卢芹斋又叫卢煥文,浙江湖州人,出身贫寒。曾在民国大僚张静江家做佣人。1902年,他作为张静江的随员前往法国,在张的运通公司里打工。正如卢芹斋所说,“20世纪初,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很多中国陶瓷和其他古董趁乱出境,流入法国,巴黎于是成了中国艺术品集散地。”当时,一只宋代小白瓷碗在山西的“进价”是10块大洋,到了巴黎则可以卖到1万美金的价钱。就这样,运通公司抓住“商机”,挣了不少钱。

1908年,卢芹斋在巴黎建立了来远公司,并游走中外,建起了自己的古董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黎乃至整个欧洲的古董生意渐渐萧条。卢芹斋敏感地意识到,战争已经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于是1915年3月,他又将公司开到了纽约。很快,在美国的第一笔生意成交。他把湖州老乡庞莱臣手里的十几幅古代名画倒卖给了美国的藏家弗利尔,售价16500美元。这些画中的大部分至今还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中。

天生的商人头脑让卢芹斋在古董的名利场中如鱼得水。慢慢地,他把自己打扮成了文化大使,不但创造了一些词汇来描述中国艺术史,还出版了不少图书和画册。卢芹斋的古董铺也成了文化沙龙,他还举办各种展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来自中国南方的古董商人塑造着欧洲藏家对中国艺术品的品味。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说,每年秋天卢芹斋的文物展,都会推出一系列,从青铜器、陶瓷、雕塑到其他艺术品,引得人们翘首以待,兴致盎然。

此后,达到事业巅峰的卢芹斋开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热心公益活动,还经常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解囊相助。抗日战争爆

发后,他还一度投入救亡运动之中。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在祖国文物流失中所作所为。如果说,他从私人藏家手中收购和倒卖艺术品,还可以勉强视为经济行为的话,那么,为偷盗者洗白文物,就怎么都难辞其咎了。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上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就是经由他的手进入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此外,卢芹斋还凭借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成为倒卖龙门石窟雕像最重要的古董商。他曾不无狡黠地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然而,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正是卢芹斋之流的存在,刺激了文物偷盗者为卢。

早在1947年,郑振铎就呼吁要全力打击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把重要文物私运出国的人,“简直是卖国行为,而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

出口暂行办法》等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有效地制止了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而此前,卢芹斋在上海的“货”已被扣留和查封,他知道,自己的古董生意做到头了。但在宣布结束自己的古董生涯时,卢芹斋还自我辩护说,“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留心文物返回的人,可能会觉得卢芹斋的话似曾相识,因为今天还有人持类似看法。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战火纷飞,文物流散海外,客观上反而起到了保护作用。对此,大收藏家张伯驹的一段话,足以辨正,“综清末民初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有外邦之割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藏家,功罪各半矣。”张伯驹为保护文物不惜散尽家产,但他并不希望这些文物为子孙永保,更不以此牟利,反而这样说道,“故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大侠远行 江湖犹在

文心走笔

杨雪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只是没想到它真的来了,我还是会惊惶失色,眼泪自动翻出。

金庸先生离世,朋友圈刷屏达到空前的饱和度,微博上送别几乎出动半个娱乐圈,陈小春一句“小宝就此别过”引得无数网友泪奔。其实,人固有一死,享年94岁,不是一件太过悲伤的事,而且老大家的武侠作品永远在那,不生不灭。我想,大家心理上的撼动和不适,大抵因为这是一场无奈的告别。

说金庸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一点也不夸张。海宁查家,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家学渊源赋予了他旧式文人的底蕴。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问题上,金庸受大儒之风熏陶,同时又悟出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他有人世报国的情怀,奈何时运不济,遂将这价值观植入笔下的武侠小说。不能居庙堂之高,则处江湖之远,不论写作还是办报,金庸心里笃定着四个字“为国为民”。

金庸武侠作品塑造了华语世界的普世价值,在整个华人圈影响深远,尤其对当代中国人。恰逢特殊历史阶段旧戏曲、旧小说退场的空白期,当《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香港无线电视台于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一批影视剧,随改革开放浪潮挺进内地,国人沸腾了。从此,小说原著和不断被翻拍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全面组成一个自成体系、亦幻亦真的金庸武侠世界。

关于家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金庸武侠的底色,以郭靖夫妇死守襄阳最为典型。但金庸的家国情怀并不止于此——后来到萧峰,一个身负汉人杀母之仇,又受汉人养育栽培之恩的契丹人,回辽国做了官,又放不下大宋百姓。面对两个与自己都有渊源的国民交锋,他实在找不到自处的方式,雁门关外天高地远,竟无他容身之所。萧峰自我了断的悲壮命运,是对侠之大者的另一种诠释:国是民的国,民是天下万民。再到最后创作的韦小宝,很多人不认为这位社会韦爵爷是武侠人物,但小宝实则心中有大义。特别是在满汉问题上,他的为民理念大道至简——管他什么人做皇帝,只要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能安居乐业,就是好皇帝。金庸给出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单调,不灌输,一切水到渠成。

关于江湖。如果把“江湖”二字单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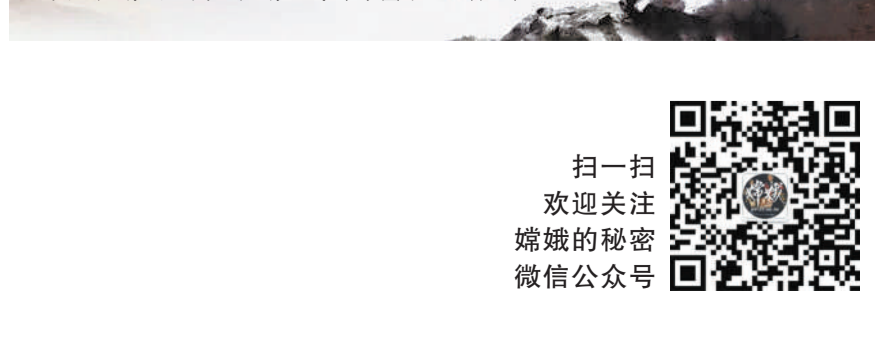
说,让人首先想到的不再是两宋、元明、明清之交纷乱的江湖,而是模糊了大历史背景的笑傲江湖。所谓名门正派,却是伪君子、真小人当道,满口假仁义,一肚子私欲,比之魔教“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那套更为不堪。这个不涉及国仇家恨、改朝换代的江湖,包容性极强,容不下曲洋和刘正风的知音情,像令狐冲这样不拘礼法、无欲无求的人也混不下去。但他偏偏以个人魅力统领起一帮乌合之众,不小心破坏了原本分江而治的正邪两派格局,小说里遭人恨,现实里读着畅快。这是金庸用讽刺和隐喻送给国人的成人童话。

关于侠骨。忠肝义胆、豪气干云的大侠有郭靖、萧峰;桀骜不驯、至情至性的大侠有杨过、令狐冲;温和内敛、优柔寡断的大侠有张无忌、袁承志……无论何种性格,所有大侠的成长、成名、成就履历其实都离不开一大要素——善,仁者无敌即是秘诀。凡侠者,无一例外有着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有的写在脸上,有的深藏骨髓。金庸大侠比之古代、梁派等,更接近真实的人,更容易引发代入感。可以说,以善、仁、悲悯为纲的侠义之道,或多或少影响着每个金庸迷的处世哲学和方法。

关于柔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笔下各色情痴,不论主角、配角甚至龙套,包揽世间柔情百态,往往令人不胜唏嘘:段誉死缠烂打王语嫣终抱得如花美眷,无崖子爱上自己雕刻的小姨子玉像,李文秀一骑白马啸着西风伤心离开,杨不悔和殷离亭不虐虐恋,王重阳和林朝英相爱相杀……各种情不知所起,各种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苦楚,比某阿娟千篇一律的苦情痴男怨女更有质感、有层次,更能打动人。金庸的武侠世界,可言侠,可言义,可言道,可言情。

一段段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丰富了多少少年的青葱岁月?对于和我一样的很多人来说,金庸称得上是历史文化老师、百科博物老师、三观启蒙导师。他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时代。如今,他走了,我们伤心到讲不出再见,因为惧怕曲终人散、星移斗转,一个时代就此完结。而人生最无奈的告别,莫过于此。

呜呼!大侠远行,江湖犹在;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